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耕天下: 舒淳文集: 小说人生·纪实人生·创意人生/舒淳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20-07555-1

I. 笔… II. 舒…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6477 号

BI GENG TIAN XIA SHU CHUN WEN JI XIAO SHUO REN SHENG

笔耕天下

舒淳文集: 小说人生

舒淳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封面题字

摄影

插图: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插 页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李洪烈

魏晓舸

戴雨虹

叶 勇

李 剑 孔凌凌

流沙河

周金祥 李天社 郝丽颖

李开杰 邓梦飞

唐少云 彭小柯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70mm×240mm

20.5

350 千

6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7555-1

120.00 元 (全三卷)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71

自序

人学与人生

文学是什么？有人说是“人学”。

人学是什么，人生又是什么？也许会有十万个为什么。回望、反省自己走过的文学之旅、人生之途，常常夜不能寐，感慨万千。

人学与人生这两大命题让一代代人穷究不尽，求索不竭，其内涵与外延见仁见智。我以为两者皆是一种社会存在，一个求索过程，一个生命密码，其核心价值是“人”，是人的责任、良知和人文关怀。

记得金猪年到来之际，我一改过去常用的“新年快乐”贺年词，专意吐舒了心声：每逢佳节总思亲——致我最珍重的100位良师诤友……迎春过节是儿时的最爱与期冀，亦是永生的陈酿。丁亥年之春初露曙红，新岁的喜庆与吉兆乘势而来。猪是人类的芳邻，“八戒”是西去取经的早行者、探险家和壮士，蕴涵无穷寓意与警示。当生命的日历翻开新的一页，良师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我的心扉，诤友的关爱与理解已化为恒久的记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如歌，知己几多？值此辞旧迎新之际，回眸过往，三省吾身，我悉心遴选了在我人生旅程中最难以忘怀并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至爱亲朋，以表达我虔诚的敬意和难以释怀的感激之情！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而我能在茫茫人海匆匆人生中结识您及其他良师益友，真是三生有幸！亲情、友情和爱情，是我特别看重的人生三要素与要务；敬畏、博爱与感恩，是我为人行事的三大底线和诉求。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嘉年，今又嘉年，时值嘉年良辰，祈望友谊之树常绿，事业之树常青，生命之树常春。

我出生在号称“天府之国”却又十分贫瘠的大巴山一隅，罗中立油画《父亲》就是当地山民的公众形象，苦涩混沌的眼里充盈着对未来的期许，

黝黑淳朴的表象下深埋着一个倔犟而炽烈的个性世界。那里多出儒将，皆能舞文弄墨，如刘邓大军中的刘伯承、邓小平，如前任国防部长张爱萍，再如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而我最崇拜的是从当地走出来的诗人梁上泉，梁大诗人是我少年时的偶像，他影响了后来被称为“巴山作家群”中的许多人。

我上初中就开始投稿，收获的是数以百计的退稿信。失败乃成功之母，苦难为幸福之源，1985年，我以“招聘作家”的身份走进四川省作家协会首创的四川文学院，两年专事创作如井喷，我一气撰写了3个中篇《苦儿之梦》、《红区秘事》、《乱世聊斋》和5部电视剧（单本），并先后发表和发布于《中国作家》、《西南军事文学》、《大众文艺》和中央电视台。在我出任一家省级文化期刊常务副主编期间，我考入西北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

四川文学院更名为巴金文学院，我正式调入。此时我已开始搏击文海商潮。以马识途为院长的巴金文学院以博大的情怀接纳了我，又为我这种“脚踏两只船”的人设置了“文化创意”这个岗位——不坐班，有机会深入生活，开启文学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对接与探索。

于是我用手中的笔，从文化的视角入手，延伸文学的形象思维，悉心发掘、发现和提升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品牌文化附加值。初为“山重水复”，后为“柳暗花明”，似乎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我先后写出了《文化中国的品牌》、《“刘文彩”死而复活的风波》、《秦池品牌的崛起与沉沦》、《龙凤之争：从龙抄手与肯德基谈起》和《商标，新世纪的入场券》等论文，这是一介书生对经济现象的文化透视与哲学思辨，受到业界好评。

巴金百岁华诞，我策划了“巴金回家”活动：巴金铜像捐赠庆典、百名作家共书百寿图、“茅台文学奖”设立等，后者连续四届开奖评选出阿来、邓贤、裘山山和麦家等天府之国的文学新杰。

我惊异地发现，“智本家”和“资本家”正诠释和把握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真谛，智慧力孵化着文化力和产品力。在这一“民族复兴”的和平崛起进程中，文人大有可为。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区域和集团，并不缺乏国家级行业专家、行政权威，但无一例外地缺乏品牌文化专家和文化创意专家。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东方大国，理应创造更多世界级的或影响世界的文化品牌！直到2006年，“文化创意产业”才进入公众视野，才登入大雅之堂！我们的先人曾以“四大发明”光照全球与后世。我们是先人的后人，又是后人的先人，理应在古中国的“四大发明”之外留下创新成果与

文明结晶！

我引以自慰的是在广袤的神州大地留下了一串文人独步天下的足迹：1997年首倡的“绿色长征”中公选了广安古银杏、韶山参天松、中山南国榕和黄帝手植柏为中华名树，行程二万五千里，跨越中华五千年，此行动被国家林业局和百家媒体誉为“既具生态意义又具精神价值”的双重经典工程；新千年第一个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一项史称“国酒敬国魂”的特别礼仪隆重举行，它彰显了一种情怀和殊荣。此案例入选《顶尖策划》丛书，并收入高校相关专业参考读本；参与了故宫百年大修，开启了故宫青铜文保艺术工程；2004年，横空出世的“十大青铜酒器”被中国国家博物馆认证为“国酒盛国器，千年酿双绝”的重大创新成果，其罐装的茅台陈年酒在2007年中国首届奢侈品博览会上创下新高，并享誉海内外。

以上话题似乎离文学已遥远，与生活却很贴近；离书斋很遥远，却融入沸腾的社会实践。“给我一支笔，我也想撬动地球，并回报社会一个惊喜”，我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积累，构建了不可复制的文学富矿。

收录在舒淳文集集中的第一卷小说人生与第二卷纪实人生，皆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作品；此后开始了文化创意的文案撰写，这便是第三卷创意人生。前者是后者的铺陈，后者是前者的积淀与喷发。

从文学到文案，是一种存在、选择和过程——我企图解读难以破解的人学之谜以及人生之谜。



目 录

BI GENG TIAN XIA · MU LU

自序人学与人生..... /1

上 篇

乱世聊斋..... /3

一个姓苏名阿斗的学子走进了红尘滚滚的岁月，在一处三国文化遗迹——落凤坡，接受了人生的最初洗礼：阉人何文革、悲情白毛女和画师唐少喜等众多神色各异的人与物给他以灵魂的撞击，并留下永生的记忆。恰如这一自传体小说开篇所言：在那里——落凤坡，我走过了从蒙昧到浑沌初开的苦难历程，每一个脚窝里，都有我生命的歌，倘若把它掩盖起来，我是永远不安，永远苦痛，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永远的苦草坪..... /70

笔者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寓情于“鬼”——一个红军团长的英灵。透过尘封的历史，欲探寻革命的真谛，人生的真谛：阴阳两界的对决，沧凉而凄婉；悲壮的人物命运，令人神痴又发人深省——革命的目标是夺取胜利，更是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

将军留下的故事..... /95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天灾人祸之年，一代名将王维舟重回故里探访乡邻百姓；老将军面对人民用双肩将“革命”从大巴山

抬到宝塔山再抬到北京的“金山”，而“革命”对人民的承诺尚未兑现时的现实，痛苦、不安和自责弥漫回乡之旅，也催落了“将军泪”。该文曾被当地选为整党教材，以告诫、警示当政诸公。

有朋自远方来…… /113

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佳话：东方电机厂首赴美国参与水电项目投标，竟力克群英胜利中标。美国派来项目工程师进驻东方厂，于是演绎了一段中美友谊的佳话。该事件由笔者与人合作改编成同名电视剧，中央电视台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两播此剧，受到好评与嘉奖。

东乡多遥远…… /133

一个复活的“幽灵”——数字崇拜：匿迹多年的吉祥数崇拜又时髦起来，人们对“8”顶礼膜拜，说它与“发”谐音，于是带有“8”、“3”、“9”的号码、牌照可以高价拍卖。惊回首，历史上的“九一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显而易见，数字崇拜是多么无聊与荒诞。这是一个远离都市的乡下人故事，它企图要讨一个“说法”：无神论者却总是在造神和信神，文明的都市人为何率先成为迷信与数字的奴隶？苦涩的乡下人离真正的现代文明还有多远？

倾国之恋…… /172

大巴山一个喷呐汉子因命运的不幸而有幸卷入四川保路风潮，并巧遇一位娇美善良的巴山妹子。两颗年轻的心在人生苦旅中相恋与相爱……在灵与肉、血与火中，他们被命运塑造为埋葬帝制和埋葬不幸的幸运者。本文似有中国章回小说的遗风，生动、曲折，悬念叠出，引人入胜。

下 篇

庄稼汉招工…… /223

农民进城打工已成为常态，而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民却常常进

城招工：专业户、责任田、万元户成为主题词。重新获得“耕者有其田”承诺的农民喜不自禁，手忙脚乱。一则农民“招工启事”如石破天惊——怪哉？奇哉，壮哉！

狗年备忘录..... /230

“打狗欺主”，“忠狗馋猫”，“狗仗人势”，这是关于狗的俗语与成语。一桩发生在狗年的人与狗的故事给人以无穷回味与启示。

灵魂的猜想..... /244

“哥德巴赫猜想”这一数学领域的难题被年轻的中国数学家破解。而“灵魂的猜想”这一心灵之域的难题不得不由一位美妇解读，又难以解读：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设“金鸡”奖的庄稼人..... /255

闻鸡起舞。养鸡人致富后竟模仿电影人首创了一目了然的“金鸡”奖：他要普及良种鸡，他要先富带后富。可怜天下养鸡人。

厂长今年三百岁..... /262

三百岁厂长面临新问题：产品滞销，工资发不出，厂子要关门。一封举报信如雪上加霜，年迈的厂长们进退维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让贤退位的时辰到了，虽有几分被动，几分难舍难分，几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怆，然而这是现实：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和我们同时代的人和事..... /269

这是一篇军旅小说。南疆之战孵化了许多新时期的英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兵带“罪”立功，并以血肉之躯实践了他的“蚯蚓梦”：如果没有了脚，我便匍匐前进！失去了手，索性用头颅耕耘！

古憨娃小传..... /280

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和故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一个并不惹眼的小船工在洪水中舍身救人，由此留下了美名。平凡的人也能做出非凡之举，并给历史以新注：芸芸众生，实是芸芸豪杰；几千年皇冠落地、王朝轮回的历史，不都是芸芸众生的杰作？

小红楼纪事..... /288

修房造楼是致富农民在享有土地使用权后的最大奢望。人生有两大幸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其中的“洞房”就位列其中，可见楼宇的地位。

小说主人公黄继荣自恃英雄黄继光远亲，他期盼在新时期创造黄氏家族的新荣光，而现实却给他和他们开了一个辛辣的玩笑：没有坚实基础的样板工程、政绩工程如同海市蜃楼，小红楼成了任人搓捏的玩偶，虽红极一时，却“红颜薄命”。

十字架项链..... /298

记述了一个青工在人生路上的迷失、蹉跎与警醒。

老胡和他的夫人..... /300

工会主席老胡及其夫人，围绕一部“公派电话”的命运，展开了一场别具韵味的情感纠葛与冲突。

临时工..... /302

这是一位奇特的临时工，被称为“天之骄子”的他，利用学业之余去打工，似乎有点下贱，也似乎有辱门风。而临时工却要重蹈老一辈人旅欧求学之途：勤工俭学去，念一年书后，工作自助……

金凤凰..... /304

折翅的金凤凰要浴火重生。此文以小见大：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遗嘱..... /306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一个老厂长的

临终遗嘱掀起了大波。

中秋月…… /309

此为作者的小说处女作，它忠实纪录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广安饥民”：1976年的中秋之夜，流浪在山城解放碑前的小饥民牛牛望着一轮澄黄的圆月，喃喃地说：“月儿啊，你要是一块玉米饼该多好！”



上 篇

给我一支笔，
我也想撬动地球，
并回报社会一个惊喜。

乱世聊斋

我看这人世：有时全是鲜花，有时全是坟墓；实际上既有鲜花，也有坟墓，坟墓上开着鲜花，鲜花覆盖着坟墓……我欲记下我的感受，又觉得那是裹着岁月殒衣的人和事了。

我终于不能自己……

在那里，——落凤坡，我走过了从蒙昧到混沌初开的苦难历程；每一个脚窝里，都有我生命的歌。倘若把它掩盖起来，我会永远不安，永远苦痛，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第一章 阍人何文革

—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岁末，一列怒气冲天的瓦特式闷罐子火车把我载到那陌生而又凶吉难卜的地方。我肩挎着我的全部家当：一个背包和一个塞满乐谱的纸箱，像驮牛一样蹒跚在喧嚣的长街上。



上
篇

乱
世
聊
斋

我去寻访我的归宿——古阳市歌舞团，我沿街打听，竟无人知晓。抬头看天色，灰蒙蒙的太阳蜷缩在大山背后，浓重的夜雾悄悄袭来。他乡异土，全是陌生面孔。我心忧神乱了……

古阳市位于剑门蜀道上，是一座新楼和古房杂陈的小城。街道两旁，秃立着被风儿剥光了衣裳的法国梧桐。枯叶、传单和大字报残片随风漫卷，不时在脚下发出沙沙的哀鸣。街灯亮了，没精打采地扑闪着肝炎病号样的黄眼睛……十字路口，摩肩接踵的平民正围观着一群斗鸡式的诡辩家。

“北京来电，我无产者派的李时珍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医学专家齐奥塞斯库同志联合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活一百六十岁至二百岁。这是全中国无产者的最大幸福，也是全世界无产者……”

“放你妈的狗臭屁！红囚徒战士敬祝我们的红司令万寿无疆……”

“我说的是医学科研成果……”

“不许流氓无产者继续放毒！”

“把现行反革命‘无产者’揪出来示众！”“抖他狗日的牙巴……”“日你妈哟，我的帽子……”“唉哟，流氓，流氓，他摸我奶奶……”男吼女哭，双方动了拳脚。寒风瑟瑟的街市又添了一片红色的喧哗。

那时，几乎一切娱乐形式都废除了。勤劳勇敢智慧的华夏儿女灵机一动，便将茶余饭后听辩论、看游行、捡马路新闻权当消痰化食、顺气解闷的免费娱乐活动。

我身旁，有个蔫黄瓜样的老头子披着老式军棉袄，趿着木拖鞋，醉眼惺忪地宣讲他的真知灼见。

“瞅热闹也有窍门哩！选择位置最最最重要了。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了瞅个球哇？太近了谨防遭误伤挨黑打……”

我受了感染，挪步退回街沿，继续探路：

“同志，请问市歌舞团在哪条街？”

“……你问那帮戏子？”那妇人似乎觉得我污染了她的听觉，扭开身子，不屑理睬地白了我一眼。

“戏子？”我顿觉脸孔发烧，两耳嗡嗡作响。我是堂堂的西南最高艺术学府的毕业生，倏忽间沦为戏子了？命运的起落转回竟在一瞬间！不知谁说过，每个毕业生面前都布满了形形色色的坑，要么跳进金窝，要么落进狗窝。要不是工宣队几个草头王垄断分配大权，我完全可能留在省城。据说越往下走，越是荆棘丛生，搞艺术的越贱。他们为了温饱，起早贪黑，练功吊嗓；走村串乡，睡舞台、滚草堆……每到一地还得“拜码头”：

把剧场的好票像掏心一样无偿地笑眯眯地送给当地的长官和能卡住你脖子的各路尊神，否则，不是诬你节目有问题，就是断你的电，停你的水，请你吃母猪肉……我毕业于乱世之中，难道未来之路也像这街灯一样黯然无光？

我失意又失望，胖乎乎的圆脸渗出冷汗。直面黢黑的夜，我茫然失措了。

“老弟，跟我走……”一个沙喉咙幽灵般地闪出，流溢着《聊斋志异》的狐仙味儿。

我先是一愣，转而惊喜莫名。他，不就是先前宣讲真知灼见的老头子！

“老大爷，往哪儿走？”

“走嘛，总不得带你进火葬场……”他苦笑一声，“嘿嘿，老大爷？受不起哟。我才四十出头，还没娶婆娘……家中有女人为‘安’，只有男人为‘寂’。我的老祖宗，你把字造绝了！”

他似乎对古老的象形文字有点研究。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他很显老，脸庞上的皱纹像五线谱一样；眼睛圆而大，却像生了火把眼（红眼病），一刻不停地眨巴；背脊微微弯曲，像一架竖琴。那双木拖鞋哐当哐当地叫着，像一个鳏夫单调、苦涩的歌。

“刚下来的大学生——臭老九？美院的还是音专的？……唉，纵是上界下凡，也要听土地神调遣，你我都要进山犁田耙土了……”

“犁田耙土？”

“我就是那班子的。新上台的父母官下驱逐令了，要我们上落凤坡下苦力，挣工分。市革委章主任说，‘三年不看戏，饿不死人；三天不吃大寨粮，就要闹出人命关天的事来！’呸哟……”他朝墙角吐了口浓痰，射程很远。

我听着，毕业前夜那迷人的畅想曲变了调。

“老弟，贵姓？”

“苏阿斗。”

“苏阿斗？嘿嘿嘿，又是个倒霉的名姓。我原名何文钦，现名何文革。就为先头的姓名，差点猫儿抓糍粑——脱不倒爪爪。‘清队’时说我是和日本人签订《何梅协定》的国民党战犯何应钦的兄弟……扯鸡巴蛋，胡球整！”

天啦，他也是艺术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战

士？满口粗话，一身酒臭。我本能地流露出一种反感。出于礼仪，出于情势，我仍恭顺地递上一支纸烟。“何老师，请抽烟。”

“学生娃也学这个？”

“买来敬客的……”

他笑了，伸开两根指头夹过纸烟，点火，猛吸一口，一团红光在黑黄的脸庞上燃烧着，跳跃着；两条清鼻涕从鼻孔钻出来，顺人中滑在嘴皮上；他呼一声吸回，一口咽下肚，眼里透出亮色。他抓过我的背包，顺势一甩，搁在肩上。一路响亮的木屐声。

我陡生狐疑：世道这样乱，要是遇上醉鬼、骗客或撬杆儿（强盗）……我警觉起来。

他那身军棉袄早已失去它的青春，漏出一绺绺白发样的棉花团。他走路像打醉拳般一颠一拐的；一边走一边从黑府绸裤兜里掏一颗油炸胡豆，扔进嘴里，嚼得脆响。

“我们班子在狗头巷，九曲十八弯。你老弟算走运，要不是遇上我何文革，你把裤子跑脱也休想找到……晚夕醉两口，再上街听辩论，看斗鸡，中央大员也没得我日子逍遥，管你牛踩死马，马踩死牛……”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钱包，那是从学校借支的旅差余款。我急需钱，我挂记着我生死不明的母亲。脚下的路，越走越窄，越昏暗，我像坠入了无底深渊。

“何老师，还有多远？”

“快了，再拐两个弯就到了，狗头巷是伪县长跑台湾时丢下的，有个破公馆，而今是歌舞团的金銮殿。挤了上百号人，像榨油饼一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战士，北京的样板团吃巧克力，我们吃啥？……也好，还有油炸胡豆吃。上了山，就只有吃烂红苕的命了。”他打着酒嗝，五指合拢将鼻头一拧，夹一手鼻涕，叭哒一声甩出老远，回手在军衣上擦了擦。

我似觉好笑。

“老弟，你笑？笑我瘦得剩一把骨头，霉得起一层冬瓜灰？想当年，老子参加志愿军，在军乐团，吹圆号。大部队过鸭绿江，老子们军乐团站在江边上，零下二三十度，尿都结成冰棍……老子们像菩萨样笔挺挺站着奏乐助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口气吹了两天两夜。那场面，那气势……”他挺胸昂首，双目生辉，木拖鞋踩得山响，俨然穿过凯旋门的将军。可惜脚下是条破败的小巷，步子一放快，木拖鞋掉了。他的得意声走了调，“雄赳赳？雄个球啊。嘴皮吹肿了，朝上翻起，活像他妈个黑猩猩的嘴巴。说句不雅观的话，脚杆冻得梆硬，裤裆下那个小酒壶

冷得像粑蛋，就是钻进西施被窝里——也只有干瞪眼……”他出脚勾回木拖鞋，回头，“老弟，跟紧点，靠右走，左边有个烂水凼。哎哟，是哪个狗日的屙的野屎，差点滑老子一跤……”

二

“报告！副主任……”他的喊声恭敬、热烈，腿杆打得笔伸。直到这时，我才觉出他身上残留的军人味。门上扣了锁。他快快转身，站在前院坝子里唤起另一个头儿，“李主任，李红顺……”

小院深处，传来梦呓般的怨愤：“喊，喊你妈的丧啊！”“何圆号，你轻点声好不好？李主任作动员那阵，你耳朵煽蚊子去了？我们天不亮就要上山……”

“上山？天一黑就爬到婆娘肚皮上，当成干饭吃……要伤力嘿！”他低声咕嚕。日后我才知道，他不轻易用大嗓，只有当有人用最尖刻的字眼骂他是“兵痞”时，他才会扯伸嗓门狠狠地回敬几句。他相信，虽然他的嗓音因长年吹号和酗酒而变得沙哑、滞涩，但他气息足，运的丹田气，足以震慑对方。

他参加过志愿军；之前也干过“国军”，远征到过印度、缅甸。军旅生活很苦寂，一股壮汉的火在体内像地壳下的熔岩般熊熊燃烧、突涌。他曾和陪都歌女黑牡丹混了一阵。黑牡丹很看身份，他为了得手，吹嘘自己是何应钦的堂弟（后来的审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是他头一次接触女人，印象很深很深。他所在的部队在“兵临城下”时起义，他亦成了起义军人。他一直在军乐团吹圆号。他的圆号吹得很棒，浑厚、洪亮、圆润。

他有婚史，老婆有几分姿色，曾在十字路口卖雪花膏、万金油之类。大饥荒年间，老婆被人贩子拐骗到河北卖了大价。他和儿子冬瓜娃望眼欲穿，却不见亲人归来。那时，“天府之国”太苦寒了，女人巴望出川，仿佛川外是幸福乐园、太平盛世……

何文革跨上石阶，伸手拉亮路灯。

这儿像沙汀笔下的位于川西北的小小四合院。木质平房，风剥雨蚀。门口一溜龟裂的石级，两扇红漆斑驳的大门，两侧蜷伏着两尊掉了脑壳的石狮子，抬起一只前爪，跃跃欲试……昔日它的主人或许认为它是高贵尊严的“灵兽”，能护法避邪。

“灵兽”不能解除世人的忧患，连它自身也被割去了首级。

我随何文革穿过回廊，转入左侧院落。一扇窗亮着灯。

室内有人玩牌。

“李主任……”何文革推门眨眼搜寻，忽地，眼神凝固了，闪出两个晶亮的光点，温暖地看着对方，“副主任也在……”他笑容可掬地盯着被称为“副主任”的时髦女郎。

“啥事？”女郎风姿绰约，留着运动头，色如玫瑰（灯光下的色觉）；黑亮的仿佛在发问的眸子像两滴墨汁，水灵灵的。她微微前倾丰满的上身，从鼻腔里喷出声，“何文革……”

“到！”

“有事明天来。”她胀鼓鼓的胸前闪着一枚杯口大的像章，一双浑圆的手从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的袖筒里伸出来。扑克牌在那灵巧的手指下舞蹈着，欢笑着。

“副主任，新同志来报到。”“我叫苏阿斗……”

“苏、阿、斗？”女郎和她的牌友讪笑着，不约而同地抬起眼皮上下打量我，像观赏一头来自山林的珍禽异兽。

我呈上介绍信。我尴尬地笑，两只手互相摩挲……说起我的名——阿斗，缘于蜀后主刘禅的小名。刘禅不才，虽有诸葛亮等人辅佐，仍不能振兴蜀汉。后人称不思进取的人为阿斗。我父亲反其意而用之：人要大智若愚；譬如梁山泊军师吴用则大有作为，当代画家李苦禅却声震画坛。

女郎起身久久地、亲热地握着我的手，——她是革委会副主任朱大美，当地颇有名气的歌手；那位是军宣队队长常军门，模样像李玉和；另一位是市川剧团革委会副主任魏水渝，一脸连鬓胡子活像坡上的野草（日后听说他正虔诚地学习马克思……）

与此同时，牌桌下一阵窸窣声……桌下伸出个脑壳，一绺黑发像一匹瓦从左侧伸向右边盖住了秃顶；脸膛上，耸起山东红枣样的大鼻头。若按旧时相书所言，这人算是丧门星了。他一把抓住我的手：

“欢迎欢迎！早就听说你要来，颈项都望酸了，火车晚点了？你该挂个电话，我亲自到车站来接你。我们见过面了——嘻嘻，档案上。输了牌该我李红顺拱桌子。胜败仍（乃）兵家常事嘛……”

他就是李红顺——新生红色政权的掌舵人——我的新上司？这儿就是我遨游的艺术天地？“凤凰落驾不如鸡”，失望和自卑涌上心头。我的未来，我的前程，我的歌都化成了缥缈的梦。我的心在哭泣。

“身体蛮好嘛。三岁牯牛十八汉，而今正派上用场。明早跟我上山打前站。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李红顺仰面盯着我。

“阿斗刚来，先喘口气嘛！”朱大美一说话左腮便旋起一个醉人的小酒

窝。我“发现”她像唐代美人杨贵妃一样雍容华贵。

常军门一身浸透了军人的庄重、豁达和英武。他耸耸肩上的军大衣，大将风度般地亮出两颗金牙：

“我同意大美的意见，列宁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嘛。”

李红顺正摸牌，神色似笑非笑。

“阿斗同志，先休息两天……”朱大美掷我一个妩媚的笑。

我也笑。

“养兵千日！休整个十天半月有何不可？过了元旦再上山。”常军门说话落地有声，他甩出一张牌，“牵羊！”

李红顺的红鼻头冒出热汗，无可奈何地丢出“羊”牌。

常军门露出稳操胜券的满足、得意。仅用眼角的余光瞅了瞅介绍信，顺手塞给我。

我眼里溢出了欣慰和感激：这里的头儿们对我是信任的；多幽默，多和谐，多富有人情味。我灰暗的心宇又舒朗、明净些了。

当夜，我与何文革搭铺。

他的寝室在前院一角，五颜六色的破“景片”隔成了他的小世界。景片那边，有鼾声，有男人女人的梦。床下，堆着脏衣服、臭鞋子和空酒瓶。被子没有被面，裸体的棉絮像一张破渔网。枕头黑亮，看不见织眼，能照见人影儿。放在木箱上的状如牛脑壳的圆号盒子落满了黑灰，像出土文物，仿佛遗留着《悲叹月》的余音。桌上有个铜酒壶，生了绿锈。何文革说这是他祖上留下的，醉酒是何家的遗风？这里，唯一能增辉添彩的是那挂在墙上的照片：有六寸大小，身着戎装的何文革神采奕奕。何文革和何文钦良久地对望着，似有许多话要倾吐……

我疲倦地倒下了。他盘腿坐在床沿，在裤兜里搜索残余的油炸胡豆；嘴唇隆起衔着壶嘴，滋一声，接着是脆蹦蹦响。

“老弟，我有话对你说，来，把手伸过来。”

我心不在焉地把手伸出。

“男左女右。”他瞅了瞅我的手纹，稀疏的眉毛拧了结，“你我都是苦命人，只有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为得势人拉犁耙田。红鼻头要你明天上山，副主任要你喘口气，穿黄马褂的要你休整十天半月……我看有人在整治你，你想想，休整十天半月再上山报到，就翻到六九年了。少一年工龄吃一大戳亏，加薪、转正、定级，工龄是硬杠子，是钱，其他都扯鸡巴蛋……”

我大彻大悟，来了精神，连连递烟。他不歇口地传授他的真知灼见。